

鄂尔多斯之恋 (上)

周维先自选集

周维先 / 著



六十年创作精华

我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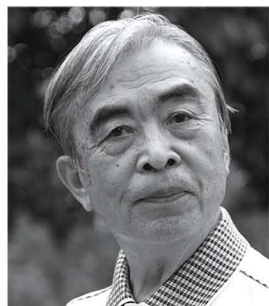
这是可以让天下人为之动容的旷世之恋，
是许多人穷其一生不惜一切

寻找的那种大爱。

作为一种文学的表象，

周维先笔下爱与生的艺术世界，
始终都在沿着

语言艺术轨道前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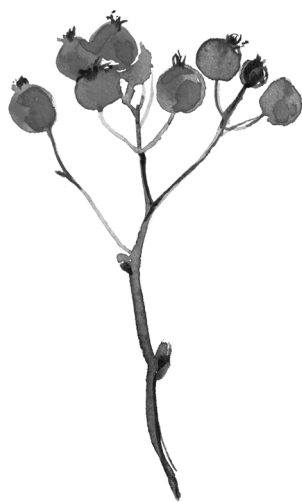
周维先，江苏宜兴人。1958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干部业余大学、伊克昭盟师范、伊克昭盟师专任教。1963年调入内蒙古伊克昭盟文联。1980年后，曾任连云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兼任江苏省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视协会员。先后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首届江苏省十佳电视艺术家、第二届中国百佳老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获连云港市文联30周年终身成就奖、江苏省文联60周年艺术贡献奖。

创作了多部剧作、影视作品，代表作有歌剧《月亮花》，电影《早春一吻》《夏之雨冬之梦》，电视剧《小萝卜头》《梅园往事》《半个冒险家》《花开有声》等，并曾多次获奖。

鄂尔多斯之恋 (上)

周维先自选集

周维先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鄂尔多斯之恋:全2册/周维先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068-5969-1

I . ①鄂… II . ①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9201 号

鄂尔多斯之恋

周维先 著

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
责任编辑 牛 超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600 千字
印 张 45.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969-1
定 价 88.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汤显祖逝世四百年了。莎士比亚也逝世四百年了。一个是中国戏剧大师。一个是英国艺术巨匠。

夜读“临川四梦”，让我神思悠悠恍然如梦。莎翁又令我亢奋而至于无眠。

莎士比亚写情的执着。汤显祖写爱的顽强。

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为爱双双赴死，前赴后继死在了一起。杜丽娘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死，死亦可生”。她竟然为了没有得到的爱又重新活了过来，回到一见钟情的地方，寻找那一个必定属于她的人。

是不是棋高一着？

生离死别，缘起缘灭。那缘，是可以超越生死的。

我没有研究过“比较文学”，但是，在虚心拜读之余，还是忍不住把两位大师比较了一下。

六十年了。

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茫中，我追寻生命的原始。

在精神的王国里，生命不源于神秘莫测的大海、雷电中野性的山林、艳阳下蛮荒的原野。

生命始于爱。

爱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象。于是有了你，有了我，有了爱和恨的戏剧。

我是爱的儿子。我因爱来到人间，也将为爱绝尘而去。最后归于尘土。

如今，我遥望着故土，遥望着故土上的老树。

老树摇曳着千年的岁月。我摇曳着满头的白发。

大树下，故乡人摇着扇子捧着紫砂，在月下，在风中，絮絮而谈，讲的是古往今来、前世今生……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那是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太湖吗？

那里有我的父辈、父辈的父辈……来自生命源头的梦。

那梦很长很长，长到无可言说，美到风华绝代。尽管我已然从白衣飘飘的少年变成了苍颜白发的老者，但是那林林总总多姿多彩的爱之梦，仍然逶迤而来，绵延不绝……

于是，我用爱，用生命，用灵魂，用一个又一个白天和黑夜，把一篇又一篇关于爱的故事写在了流水之上……

2016年6月22日草

8月26改于连云港 苍梧

序

鄂尔多斯，是我受伤最重的地方，也是我一生一世都回味无穷的去处。我曾背对故乡，把青春慷慨地泼洒在大漠草原长河落日之间，而它，也将最炽热的爱，最钻心的痛，一起刻在了我的心灵深处。它把我捧上云端七年，又一鞭子打入炼狱里七年。当我决然离去时，心中的情感早已绞成一团乱麻。我不知道究竟该爱它还是恨它？我更不知那些关于鄂尔多斯的记忆，该封存在密闭舱里，还是大笔一挥，一股脑儿彻底删除。孰料，关山遥隔的时日愈加久远，那迫使我丧尽尊严的痛，竟随着岁月的云烟一起散去，而令我魂不守舍的爱，却历久弥深。我不由自主地朝思暮想，鬼使神差地一次又一次重返鄂尔多斯——那个让我真正看到了生命活力的地方。在那里，我懂得了什么是率性和赤诚，什么是剽悍和仁厚，什么是至情至性和侠肝义胆，什么是狂野不羁和包容旷达。是啊，我的灵魂曾经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陷落，尔后，又不依不

饶地在噩梦之后重新崛起。三十年过去了，纵然远在天涯，走近它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却把它当作无可替代的精神家园。是的，哪里都无法替代。

1999年，我偕妻子，跟导演李路一起重返鄂尔多斯的时候，我已年过六旬。黄河上有了大桥，不用再乘船摆渡了。但是我宁愿颠簸于波峰浪谷之间，重温在大树湾在二河滩在三顷地，唱着悠长伤感的《王爱召》，与黄河朝夕相对耳鬓厮磨的感觉。上岸后，仍像1958年秋天那样，头枕行李等到夕阳西下，才被一辆风尘仆仆的卡车捎走，吭吭哧哧盘旋而上，摇摇晃晃驶向高原上银盘似的硕大无朋的月亮。哦，三十一年前独自踏上十里明沙的情景，回想起来意境实在很美。可谁知，当时我曾多么落寞多么无助。好在那阵子年轻，才二十一。即使在异乡漂泊，却依然心存浪漫，搜肠刮肚地寻觅流徙落魄中每一点诗意。现在，孤悬边塞的境遇已成笑谈，而弥漫于逝去年华的诗情画意，却令我回味无穷，喟叹不已。

到了东胜，最先看望的是文艺界劫后余生的老友。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回肠荡气的好书。见到我突然归来，他们大惊小怪，呼朋唤友，端出奶茶、酪蛋、酥油、炒米，包了几种肉馅的饺子，又是喝，又是唱，亲热得像草原上红红的篝火。那些素昧平生的南京知青，听说家乡来人写他们的故事，纷纷请我畅叙。不仅中饭晚饭顿顿有请，就连早饭也派人作陪。记得，每次聚会都始于调侃说笑，祝酒歌、哈达、银碗一样都不能少。酒过三巡，便开始回首当年。不管如今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还是忙于生计的草根，都会讲到泣不成声。在场者无不潸然泪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为青春一哭的理由。当我讲起“文革”中的遭际，我的老乡们也都泪流满面，与我同醉同哭。之后，我们

驾着盟长的越野车，在没有路的阿尔巴斯草原深处，找到了李路的舅舅王强。他放弃了一个又一个进城南归的机会，与一位美丽温柔的蒙古族姑娘相爱相守了三十年。三十年，美丽早已不复存在，那女人的脸上却依然洋溢着爱的阳光。当王强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姑娘在深井边回眸一笑，使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勇气。他冒冒失失上门求婚，发誓要爱到地老天荒。这个南京九中的高才生从此便全身心地融入天苍苍野茫茫的牧场，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荒原牧人。那夜，王强杀羊置酒，极尽地主之谊。李路默默无语，一直喝到烂醉。他说，他想为舅舅哭，但是不能。他唯一能做的是一醉方休。

2000年从春到秋，我都沉浸在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之中。以前的创作，要么奉上级之命，要么应朋友之约，而这部长篇的电视小说，不是要我写，而是我要写，完完全全出自内心的召唤。我万万没想到，内心的召唤竟会呼风唤雨，让你像着了魔似地跟着感觉走。于是我笔下一个来自南京的艺术家吴天然，与《盅碗舞》传人阿丽玛在阿尔巴斯草原的蓝海子边邂逅相爱了。在不平常的春天里，吴天然无辜获罪，押往新疆劳教，因食物中毒而被抢救。阿丽玛日夜兼程奔赴新疆，得到的却是恋人的遗骨。她带着遗骨回到阿尔巴斯，做出了惊世骇俗的举动：她穿上婚服与骨灰盒举行婚礼，又换成丧服为它举行葬礼。五年后，吴天然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他们一起逃到大青山上，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他们相约在兴安岭见面。“文革”中，黑线人物阿丽玛失去人身自由。吴天然在兴安岭度日如年。当她在森林中找到吴天然的时候，时间又过了八年。她眼前的情人已经变成一个失忆的人。阿丽玛用往日的歌曲一唱三叹，帮助他一页一页翻开记忆的书本，终于在他们行将老去的时候，找回了所有往昔的回忆，也找回了刻骨

铭心的爱情。

我相信，这是可以让天下人为之动容的旷世之恋，是许多人穷其一生不惜一切寻找的那种大爱。



·
目
录
·

001	第一章
022	第二章
051	第三章
075	第四章
101	第五章
123	第六章
147	第七章
170	第八章
193	第九章
211	第十章
234	第十一章
258	第十二章
282	第十三章
305	第十四章

327	第十五章
349	第十六章
373	第十七章
396	第十八章
419	第十九章
441	第二十章
464	第二十一章
488	第二十二章
511	第二十三章
535	第二十四章
560	第二十五章
582	第二十六章
606	第二十七章
630	第二十八章
656	第二十九章
681	第三十章

第一章

大雁从玄武湖飞上天空。

雁翼下，碑材如削，秦淮如带，钟山如虎，大江如龙。

雁阵远去，一个大写的人字飞掠沃野苍苍，关山重重。

雁鸣声声，飞向巍巍成陵、茫茫草原，飞向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歌声悠远、苍凉：

九曲黄河万重沙，

鄂尔多斯在天涯。

紫金山上雁回头，

一夕秋风生白发。

白发萧萧无穷尽，

此情悠悠怎描画？

毛乌素沙漠，

鄂托克草原。

沙漠和草原似乎有些颠簸、摇晃，渐渐地，跋涉者粗重的喘息声由远而近，由弱而强。

这一切，衬托着吴天然的画外音：

“阿丽玛，我来了。寻求的路程太远太远，生离的日子太长太长，梦醒后的人生太短太短……如今，我已是两鬓如霜，满面风尘。或许，命运只给我们留下了短短的厮守、匆匆的拥有。为了这一天的厮守和拥有，我们历尽沧桑，用去了整整的一生啊……”

海子里映着蓝天白云。草原天高地阔，野花朵朵。

两鬓斑白的吴天然高大的身影，沉实而略显蹒跚的步履。他深深地呼吸草原清新的空气，眉宇间流露出如梦似幻的沉醉……

……一个盛妆的蒙古族女人被他拥入怀中。

吴天然的眼中溢满泪水。

然而，我们只看到那个蒙古族女人的背影。

吴天然：“阿丽玛，我不是在拥抱一个梦吧？”

蒙古族女人消失。

吴天然在草原上茕茕孑立。

画外音：“我第一次闯荡草原，第一次看见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女人，纯属偶然。偶然到完全风马牛不相及。那是因为我的父亲。哦，那要从1956年讲起……”

1956年。南京。（字幕）

悬铃木的枝叶几乎遮蔽了整个南窗。房间里显得阴凉而压抑。

一个政工干部铁板着面孔：

“吴千里，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坐在政工干部对面的吴千里已有50多岁，他被政工干部这一问，眉心跳了一下：

“组织上该知道我吴千里是个什么人，这些年做过什么。”

政工干部：“现在组织上要你自己说，这是最后的机会。”

吴千里：“我早已接受过组织最严峻的考验，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南京解放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政工干部哈哈大笑：“你个国民党中统特务，也不怕给人笑掉大牙！”

吴千里拍案而起：“是党安排我打进中统的！我是地下党！”

政工干部：“地下党？谁能证明？”

吴千里：“单线联系。我的联系人是陈拂明。”

政工干部：“可陈拂明下落不明！再者，他能不能证明自己是共产党，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吴千里：“……他调到延安去了。组织上可以去找他。”

政工干部：“是不是找他，谁去找他，那不是你的事。”

吴千里：“我这一生都是由组织安排的。我相信组织。”站起来转身走出办公室。

南京鸡鸣寺。

窗外是玄武湖灰色的天空和灰蓝色的湖水。

吴天然用筷子点点面筋、烤麸、素鸡、素什锦：“爸爸，这都是老家风味的素菜，换换口味吧！”

吴千里端起儿子从锡壶里倒出的热乎乎的黄酒：“这加饭酒很正宗。”看了儿子一眼。

吴天然：“爸，干了！”一饮而尽。

吴千里：“我也干了！”

吴天然：“爸爸，我这次到西边去采风，肯定要去延安。说不定能找到那个叫陈拂明的人。”给父亲斟酒。

吴千里：“你搜集你的信天游、爬山调，那不关你的事。”

吴天然：“爸，你不是常说，人最重要的是政治生命吗？丢了政治生命，人只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

吴千里深深叹了一口气，将盅中酒仰头倾尽。

吴天然：“爸，我一定要找到陈拂明，一定！”

吴千里砰地放下酒盅，“天然，我再说一遍，那是组织的事。”

吴天然：“可这不仅是组织的事，也是您的事，我的事。爸，我明天就出发了。我到延安采风、采访，顺便找人，与您无关，您只当不知道，这总行了吧？”端起酒盅，“爸，为您的儿子壮行吧！”

吴千里抬眼看儿子，茫然的目光中流出一丝温馨。“未来的艺术家，祝你成功！”

吴天然与爸爸举起酒盅碰了一下：“谢谢爸爸！”

列车在田野山川间奔驰……

解放牌卡车颠簸在黄土高原上，卷起一路黄尘。

车上乘客或高或低坐在随身携带的物件上。人们在摇晃中互相碰撞挤轧，个个都灰头土脸。一脸英气的吴天然也成了土行孙。他站起来直直腰，却被颠翻在一个旅客头顶上。

那旅客：“这后生，款款儿坐着嘞哇，这是咋啦？”

山坡塄畔个有人引吭歌唱：

你妈妈打你，你和哥哥说，

为什么要把那洋烟儿喝？

吴天然起身大叫：“喂，再唱一遍，再唱一遍！”掏出笔记本，却又被颠翻，满车人都笑起来。

吴天然：“嗨，多好的歌，可惜没听清！”

一个扎羊毛肚毛巾的中年乘客：“没听清？我给你唱。”

中年汉子唱得更嘹亮更富激情，车上的人们拍手叫好。

吴天然：“同志，洋烟儿是什么？”

中年汉子：“鸦片嘞哇，那东西喝多该是死求嘞哇！妹妹在家里难盛，告诉哥哥，哥哥该思谋着咋介打救心上人嘞哇！”

吴天然：“太美了。太感人了……”

中年汉子：“这算甚！下了车跟我回，你买上两瓶二锅头，我给你唱三天三夜不断头！”吴天然：“我买十瓶二锅头，你给我多找几个歌手！”

中年汉子：“没问题！就怕你那小本本盛不下！”

车上人又轰地笑了起来。

宝塔山在望，延安快到了。

延安。

信天游音乐弥漫着黄尘滚滚的马路，赶驴车的羊肚毛巾男人穿着红兜肚。羊倌吆着羊群大摇大摆地上了路。小女人骑在驴背上，跟着丈夫回娘家。卖枣的，卖炒粉的，做焙子的，摆下一道滩，老老少少在灰蓬雾罩的路上有滋有味有说有笑地吃喝着。

吴天然穿过红红火火的街市，走进党委大院，走进一个敞开的